

搞砸婚禮后的第一天_犯罪小說家_保羅·克利夫_九九藏書

read.99csw.com/book/10377/374640.html

99%

搞砸婚禮后的第一天

搞砸婚禮后的第一天

你想先聽什麼呢，未來的傑瑞？血？襯衫？還是想先聽刀的事呢？打電話給漢斯怎麼樣？或者你更願意讓我從頭開始說起嗎？是的嗎？從頭開始？好吧，如你所願。

搞砸婚禮成為新聞了，像病毒感染一般擴散。新聞的核心人物是傑瑞·格雷，一個阿爾茨海默病患者，很不幸，他因阿爾茨海默病犯下過錯，並且被拍成視頻傳到網上，目前已經有上百萬人觀看。淫穢視頻和在處於人生最低谷的人的傷口上撒鹽，這就是互聯網對世界的兩大貢獻。

你昨天還記得寫日記，記得把它藏起來，喝幾杯酒，計劃鬼鬼祟祟地跳到窗外，找個地方再多喝幾杯。你還記得爬出窗外後，大口大口地呼吸著新鮮空氣。空氣如此清爽，輕撫著你的臉龐。

你喝醉了，所以不必擔心你走得有多遠，不必擔心一杯酒多少錢，或者身處什麼酒吧。即使這些都發生了，你也不知道。你只知道，「阿爾茨船長」有時在你寫完日記之後會接手，等他再放你自由，已經是早上六點鐘了，你呆坐在沙發上，關節僵硬，雙腳酸痛，上身赤裸，好像你走了好幾公里似的。你起初甚至沒有發現血跡。你走進洗手間，在鏡子里看到自己。傑瑞·格雷看起來面色蒼白，疲倦不堪，他眼角布滿魚尾紋，嘴角滿是法令紋。傑瑞上身赤裸著，胸前、手臂和臉上有成片的血跡。

想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嗎，亨利？

傑瑞的大腦死機了，傑瑞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。那天晚上之後傑瑞的世界更糟糕了，但他不知道。

傑瑞，你衝到樓上，害怕極了。你打開臥室門，感覺天旋地轉，要是你發現桑德拉在那裡，牆壁上滿是鮮血，你肯定扯著嗓子尖叫，震耳欲聾，至死方休。但還好，沒有血跡。你站在那裡，端詳著熟睡中的她，過了一分鐘才回到寫作房。你找不到你的襯衫了，不在洗衣房，不在洗手間。你心想，如果「阿爾茨船長」想誘導你陷入困境，那麼他會把所有真相都掩蓋起來。也許他已經掩蓋了起來。你移動辦公桌，用螺絲刀撬動地板，發現了藏在下面的襯衫。這不再是婚禮的襯衫了，而真正是葬禮的襯衫，因為上面染滿血跡。你又把它放回地板下，並把所有的東西歸位。你走過去，關上開著的窗戶，你曾以傑瑞·格雷的身份從窗口爬到屋外，但爬回來時不再是傑瑞·格雷了。你是「阿爾茨船長」，「阿爾茨船長」還有另一個名字，對吧？他是亨利·卡特。很明顯，那件襯衫說明，亨利喜歡寫他所知道的一切。

你上網搜索新聞網站，查詢和那晚有關的新聞報道，但什麼都沒有找到。你在洗手間洗掉臉上和胸部的血跡，吞下兩片抗抑鬱的藥片，躺在沙發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你又吃了兩片藥，之後就睡著了。你一直睡到中午，醒來時口乾舌燥，但其他感覺都還不錯。你想起了一切，然後檢查身體，尋找割傷、瘀青和血跡，但一無所獲。

是刀，對不對？這就是你想知道的。此刻，那把刀仍然藏在你的外套里，只是在等待著改變這一切，如果你發現了它，那麼你可以把它與襯衫藏在一起，但你沒有找到，桑德拉看見會嚇死的。你走進客廳，看見她在陽光下坐在沙發上看書。

「中午我們是不是有飯局？」你問她，你的聲音有些嘶啞。

「有，」她說，「今天上午，伊娃和瑞克過來邀請我。」她說的是邀請「我」而不是「我們」，「我告訴他們我們不去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你說為什麼，傑瑞？」

你告訴她你很抱歉。

「我知道你有悔意，」她說，「但一切都不會改變的。」

「桑德拉——」

「你一身酒味汗味。去洗個澡，中午我給你做飯。」

你想過告訴她，但怎麼告訴她呢？你能說什麼呢？

你洗完澡，換上乾淨衣服，走下樓來。桑德拉在寫作房，你辦公桌上放著個三明治。她正在整理房間。她手裡拿著外套，問你襯衫在哪裡。還沒有等你撒謊說你不知道，她已經把外套搭在手臂上了。她頓住了。口袋裡的沉重讓她察覺到裏面有什麼。

每當故事演繹到三分之一你就能猜出結果來，所以你已經明白她在口袋裡發現了刀。

刀在口袋裡，刀刃朝上，很幸運沒有傷到誰。她把它抽出來，捏在手上，這跟她偶爾把從浴室排水溝里抽出的頭髮捏在手裡時的動作一樣。你們兩個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並不是你們的菜刀，你們倆都可以看到刀刃上的血跡，你們倆都可以看到對方臉上恐怖的神情。這把刀長不足六英寸，深色刀柄，邊緣有鋸齒，這把小刀將是世界上最大的刀。

「這到底是什麼，傑瑞？」

看著眼前這把刀，你心裏很清楚，這跟搞砸婚禮一樣糟糕，你本來應該給它配上刀套的，它的存在讓帶血的襯衫有了不同的意義。

「傑瑞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不知道？」

你站在門廳，淋濕的頭髮吧嗒吧嗒往下滴著水，你已經穿好衣服了，但你意識到自己渾身都還濕漉漉的。起初你以為是汗水，但後來你意識到你剛洗完澡，沒有擦乾身子就把衣服穿上了。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拜託，不要說你不知道，傑瑞。你想想，你需要好好想想。這兒有血，」她說，「這是血！」

「我們不知道。」你說。希望它能變成別的什麼東西，或者醬油，或者顏料。刀上的東西可能就是你弄到襯衫上的東西。那東西看起來像血，但肯定不是血。

「是血。」她說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你一連說了好幾遍，一遍又一遍。

你在說話時桑德拉也在說，一遍又一遍地說，她說的是：「你做了什麼？傑瑞，你做了什麼？」

你做了什麼？

桑德拉想要打電話報警。你祈求她不要，畢竟一切還不能肯定，一切都還是未知的。她打電話給伊娃，問她午餐怎麼樣，問她還有沒有別的人沒有去。她說大家都到齊了，包括瑞克最好的朋友，正是他最好的朋友把視頻傳到網上的。如果你要捅死什麼人，那就是他。

應該是他。

桑德拉同意不報警，只是暫時不報警。但是，如果她還發現了別的東西，她就會報警。

你打電話給漢斯，把一切都告訴了他，包括襯衫、刀、血。他說你可能是在別的地方發現刀的，這其實是個非常簡單的辯解。他說血可能來自別的地方，比如牛、狗的身上，也許這甚至不是血。

「擔心你不知道的事情沒有絲毫意義。」他說，「等你了解了詳情，那才值得擔憂。但在那之前，就試著一切如常吧。」他說，你可以看見他在說到「如常」這個詞時用手指畫了個感嘆號，在人們對你進行「傑瑞是否還和以前一樣如常」的審訊時，他們也會做這個動作。

「可我不記得了。」

「什麼也不用記得。」他如是說，或大致是這個意思。你不知道他的話是不是模稜兩可的含義，或者他是不是在擔心已經出現最壞的情況。

是不是真就像他說的那樣，你在別的地方發現了刀？

好消息：真的嗎？你以為還有好消息？

壞消息：血淋淋的襯衫，血淋淋的刀，會不會你真的不僅僅是一個喜歡甜點的人？

傑瑞正要從沙發上起來，這時他看見電視上出現了他的照片，下面是他的名字。記者說：「傑瑞·格雷，因在他女兒婚禮上的講話的一段視頻，去年在互聯網上走紅，如今因一則匿名消息來源被認為與罪案現場有牽連。」在微微搖晃的背景下出現了「網路紅人傑瑞·格雷」罵自己的妻子是婊子的畫面，在他身後是他滿臉震驚的女兒和她的新婚丈夫。計時器正嘀嗒嘀嗒地倒數作響。

傑瑞·格雷，一炮走紅。

傑瑞·格雷，槍殺妻子。

有人會把他的故事改編成歌曲或拍成電視、電影。

婚禮錄像結束後，他坐了回去。電視畫面重新顯示著今天的案發現場，警察在來回走動，一個穿西裝的男人背著個有金屬配飾的公文包，另一些脖子上掛著相機的記者正在包里摸索著鏡頭。今天到場的記者看起來很像工薪族，袖子卷著，沒打領帶，這使新聞顯得更加真實。好像因為情況緊迫，這人沒空穿外套打領帶，甚至連鬍子都沒刮就跑了過來。他面對著攝像機繼續說：「具體細節還有待調查，警方大概已經找到了兇器。眼下，有證據顯示這位前犯罪小說家與這個案件有關，這表明，格雷現在生活在他曾虛構的現實之中。此外，昨天在傑瑞·格雷以前的住處發現的一件帶有血跡的襯衫表明他是殺死貝琳達·穆雷的兇手，貝琳達·穆雷是克萊斯特徹奇市的一間花店的老闆，去年曾被人謀殺，就在格雷殺死他妻子的前兩天。匿名消息來源聲稱——」

漢斯關掉了電視機。

傑瑞站起身來，說：「我們走吧。」

漢斯說：「我們去警局前得先找到你的日記。」

「那已經不重要了。」傑瑞說。

「當然重要。如果有機會——」

「好吧，那我們就先不去警局，我們就選擇第三條路。我需要好好考慮考慮，上好的杜松子酒，這樣就會少些痛苦。我只是想逃避一切，可以嗎？」

好一會兒，漢斯沒有說話，他慢慢地點頭說：「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」

「我當然知道我在說什麼。你會幫我嗎？」

「如果你想要，我就幫你。」

「我希望先跟伊娃談談。」傑瑞說。

「你不能告訴她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聽聽她的聲音。我想告訴她，我很抱歉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他們向房外走去，同時漢斯撥打著伊娃的電話。傑瑞記得漢斯一向精於記住電話號碼，如果漢斯也被「阿爾茨船長」掌控，他最後丟失的才會是這些電話號碼。伊娃接聽了電話，漢斯告訴她他正與傑瑞在一起，傑瑞很好。然後她問了他幾個問題，他不斷地說「是」或「不」。接著，她說起了她的近況，他一言不發地聽著。這時他們已經來到車庫，靠在車椅上。

「好吧。」漢斯對她說，然後把電話遞到傑瑞手中。他像是剛剛聽到一些壞消息。他把傑瑞留在車庫，自己則返回房中。

傑瑞把電話放到耳邊，說：「伊娃？」

「你沒事吧，傑瑞？」

不管怎樣，聽到她的聲音真好。「我對不起你媽媽。」他說。

「我知道。」她說，「這個話題我們可以稍後再談。我會和你的律師在警局等你，好嗎？」

「這主意聽起來不錯。」他說。他腦海中浮現出一幅畫面：她坐在那裡等待著，等待著，可他卻一直沒有露面。這幅畫面很美，陽光照耀在他臉上，他就著酒精吞下藥片，這才是他的下場。但只怕還有更兇險的路要走。

「傑瑞，有些事情你需要知道。」

他嚇得一身冷汗，差點兒丟掉電話。那些話后准沒什麼好事。

「昨天發現了一件襯衫，這是——」

「我知道。」他告訴她說，「我在新聞里看到了。」

「還有新聞里沒有報道的事情：警方搜查了你在療養院的房間。」漢斯回到車庫。他手裡拿著兩瓶杜松子酒，腋下夾著一瓶奎寧水。他坐上汽車，神色憂傷。「他們發現一個裝著首飾的小信封。」伊娃接著說。

「是你媽媽的嗎？」他問。接著內心就傳來了亨利的回答：「不是桑德拉的，不是。還記得之前你手裡有過什麼嗎？」他把手伸進口袋，耳環仍然在裏面。

「不，不是媽媽的。但他們好像認定……是……」伊娃說，但後來她開始哭了。

「伊娃——」

「我做不到。我愛你，傑瑞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很抱歉。」她說。然後她掛斷電話。傑瑞盯著手機，盼望著她再打過來，盼望著事情有所轉機。他坐回車裡，把手機遞給漢斯，漢斯裝進口袋。

「她把電話掛斷了。」

「我很遺憾，老兄。」

「警察一直在搜查我的房間，他們好像發現了什麼。」

漢斯說：「她告訴我，這些東西屬於三個女人的，三個女人都是你在城裡遊盪時被人殺死的。對不起，老兄，但這的確是真的……好吧……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。」

傑瑞閉上了眼睛，還有多少人呢？

漢斯用遙控器打開車庫門，他發動汽車，駛進車道。

「還有更多人。」漢斯說。

「我不想聽。」

「一個護理員說你昨晚告訴他，你殺死了勞拉·亨特。上個星期她在自己家裡遭人殺害。他說他反駁了你，他認為你可能在新聞里看到這個消息，把它和你最近做的事搞混了。不過現在他有不同的看法了，警察也有不同的看法。這事就發生在你在圖書館被發現的那一天。」

要是人們可以聽到他的懺悔，他們可能會阻止這頭怪物。但是，他們所聽到的都是「阿爾茨船長」的扯淡。

「你保證會陪我走到最後，對吧？你確定一切都會好起來的，對吧？」

「我保證。」漢斯說。

傑瑞想著他的伊娃，想著他給她帶來的痛苦。

「那本日記。」漢斯說，「你確定嗎？你真的確定你有嗎？」

「當然確定。」

「你還有可能把它藏在哪裡？」

傑瑞閉上眼睛，腦海中浮現出他的寫作房。他可以看到地板，可以看到自己正用螺絲刀撬動地板。「沒有了。」

「如果我今天晚上悄悄進到房子去找，我應該從哪裡下手？」

「你會幫我嗎？如果那上面有對我不利的記錄你會把它藏起來嗎？」

「我會把它毀掉。但我該從哪裡下手呢，傑瑞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這很重要。」漢斯說。

「我知道。」傑瑞說，他在手臂上抓撓得更凶了。

「你的胳膊到底怎麼了？」漢斯問。

傑瑞低頭看他的指甲在皮膚上撓來撓去，最近這個動作他做得很頻繁。他捲起袖子，露出針痕，看起來已經擦破皮發炎了。「我渾身都是病。」他說，「好了，我們走吧，不然日落之前就趕不到了。」

「讓我看你的胳膊。」漢斯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想看。」

傑瑞伸出自己的手臂。

「他們已經開始給你打針了？」他問，他們仍然在車道上。

「就是昨天，我們去找日記的時候。他們給我打了一針，好讓我鎮靜下來，我跟你說過的。我想我的皮膚有點兒過敏。」

「還有幾處痕迹。」他說。

「別的我就不記得了。」

「看上去還有其他幾處很淡的針眼。他們在療養院經常給人打針嗎？」

「倒也不是。我說過了，昨天他們給我打了針，因為我們在那座房子里，而且——」

漢斯搖了搖頭，打斷他的話頭。「讓我想想。」他說，他的語氣有點兒生硬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閉嘴，讓我想想。」

傑瑞閉上嘴，讓他的朋友思考。漢斯在方向盤上敲擊手指，一遍又一遍。過了三十秒，過了一分鐘，他停了下來，看著傑瑞。

「這段時間，有些事一直困擾著我。」他說，「療養院距離市裡有很長很長一段路程，起碼有二十五公里。想想看，這麼遠的距離你是怎麼走的？你沒開車，對吧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我想，我就是走著去的。」

「這是段很長的路。」

「但這是唯一的解釋了。」

「你還記得走在路上的情景嗎？」

「不記得了。」

「所以我們可以先假設你沒有走進城裡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你只是漫無目的地走進了你從來沒有見過的人的家裡。」他說，「有你小時候的鄰居、花店老闆，你認識他們。但你為什麼會殺死那些你不認識的人呢？你是怎麼選定他們的呢？」

「隨機的吧。」傑瑞說。現在這是唯一一個毫無道理的答案，卻能解釋當下的問題。

「如果是隨機的，那為什麼要靠近城鎮，而不在郊外呢？如果你走進城裡，你會經過好幾十條街道，經過一兩千戶人家。你為什麼非要走二十五公里到城郊，再走五公里到受害者家裡呢？尤其是在完全隨機的情況下？」

「我不負責做這些決定。」傑瑞說，「這是『阿爾茨船長』的事。」

「這話沒有意義。」漢斯說。

「『阿爾茨船長』說的話本來就沒有意義。」

漢斯又開始敲擊他的手指了：「所有這一切——步行進城，到你從未見過的人的家門前，一個你素不相識的女人放你進去。偏偏你所選擇的女人都是獨居，這就是癥結所在了，對吧？」還沒等傑瑞回答，漢斯繼續說，「那個女人死的地方距離療養院有三十公里，而你的手臂上又有針眼。你可以記得之後的一切，但之前的事什麼都不記得了。」

「你到底在說什麼？」

漢斯把車沿原路開了回去，用遙控器打開車庫門。他們開車進去，鬆開安全帶，漢斯看著傑瑞：「我在說，你之所以不記得殺害這些女人或闖入她們家中，並且這麼心安理得，很有可能是因為這些事根本就不是你乾的。」